



護園四五筆

45
1253
8



15 175
1253 727
8 3

徵按已

平有

圓

四

書

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平有', '圓', '四', '書', and '五'.



護園四筆

無情者不盡其辭，大畏民志。此二句明訟之不可聽而盡其情者，如得其情之情也。謂訟者情狀也。它如軍情亦爾。朱注以為無誠實之義，非也。其辭者，即兩造之辭也。朱注謂不得肆其言，非也。盡者聽訟之盡之也。非謂訟者之自盡也。古書言辭二字

護園四筆

五

義殊如朱注則當言盡其言也本文蓋言訟辭
之無訟情者有之矣是何以得盡其訟辭六九
哉此君子不貴聽訟一也民之志可畏矣
此君子不輕視聽訟二也此二者所以貴使
無訟故也能知之是謂知本然則古所謂
知本者非後世徒以理斷之而謂貴本者比
也必委曲詳悉以求諸人情物理而後知
本之可貴者若此夫
聖敬日路者湯之德也苟日新苟恐敬字

誤也禮記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
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湯之盤銘
其所以稱揚成湯之德邪日新見于易在
湯時似不可以日新自言也

大學舊本次第不紊但知止而有定一節
移在綿壘下則甚允如朱子所定則韓柳
以後文章也前後齊整方而不化極似其
文吾未見古文而若是者矣
引溟澳烈文詩皆言周先王有是德也次

引康誥言文王既有是德而又能明之也
次引大甲由周而汴字殷則湯顧誕天之
顯命蓋以天之顯命而君天下故湯顧審
之而顯明其德也由殷而汴字虞夏則堯
亦能明其德故結之而曰能自明也言大
學之道豈徒行是養老序齒等之事哉必
己有德而後可明諸事也次引湯盤銘康
誥大雅詩者蓋言三代聖人既以是極而
自新新民以至於新其邦故君子之於己

於人皆莫不用其極也極者先王所立至
善之道也然後反覆又言至善之不可不
止以至引文王詩也則至善之道躬至者
文王而至善與德一矣次乃以孔子聽訟
之言結之以明德之為本而應上文物有
本末焉及覆相因愈讀愈有味豈非真古
文乎後朱子所定章句則其文雖古而
其文則朱子之文也則朱子大學而非古
大學也

大學之道、且以養老序齒而言之、此人君
奉孝弟之德於其身、以顯示于民、是謂明
明德也、以天子之尊而躬事之老五更、以
世子之尊而與國人齒、由是而孝弟之化
行乎天下、而民亦自相親睦、是謂之親民
也、此養老序齒、即先王所立之禮、是蓋象
善之會、粹美之極、莫以尚焉、大學之道立
此以奉之、則民知所嚮而不為外物之所
惑矣、是謂止也、然至善有物、物有本末、假

如射有五物、志体和、而容負得矣、故和本
而容末也、志体和、容負得、而後鵠可中、頌
可知、舞可興矣、故和容本而主皮和頌興
武末也、養老序齒、皆當如此、但其禮不傳、
其詳也不可得而言矣、已、
格物者、躬至于物也、躬至于大學、而躬行
乎其禮、是謂之格、然後知德之為本、是謂
知之至也、行之自誠始、故中庸曰、不誠無
物、謂先王之禮為虛文也、先王之德、民至

今不能忘也、非誠安能如是乎、故次引淇
澳、引文詩、誠之道、可以馴致其盛也、
躬行其禮、則自然知之、非徒自思慮言辨
者可比焉、此有磨格意、故曰格、古字義如
此、物者禮之物也、事者脩身以至平天下之
事也、知所先後者、格物以知事之所終始
也、誠意以行之、而後禮得乎心、而心正矣、禮

得乎身、而身脩矣、禮者中之則也、故曰正、
禮者善之會也、故曰脩、謂
身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心有所忿懣、而身
不得其正也、此言身心相因之效也、非謂
不得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雖然、不
禮以存心、而妄言此四者、心之用也、則其
心安得乎正、故下曰、心不在焉、在者在於
禮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極
言不禮以在乎心之害也、仁者輩妄議其

言之迫於俸老、可謂不識文章之道也、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古注之往也、辟譬同人皆往其所親愛之人以取譬焉、而不知也譬諸身也、此好惡之不得其當、而家之所以不齊也、好惡在心、而所好惡在人、故以謂齊家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鄉飲酒義曰、祭薦祭酒敬禮也、嘑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

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由此觀之、孝悌之德、本也、割牲執醬執爵、財也、末也、大孝之禮、亦有此事矣、德土人財用、亦必有所指焉

仁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象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此仁者固執子也、子賢

於堯舜之言而曰古聖人之道孔子有所不
焉夫子既曰信焉又曰好焉蓋古聖人之
道便孔子之道孔子之於古也深信而不
疑焉故曰信好如好仁之仁孔子曰好仁
者無以尚之孔子深知夫古聖人之道無
以尚之故曰好此孔子本意也若夫不在
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知者可以解舜好
問而好祭通言此則孔子之於古聖人也
以舜視群下者視之也抑揚之間可不慎

慎

乎

仁者譏宋儒每以茲前聖之未漢為功也
此誠宋儒之失如仁者者亦擯鬼神廢卜
筮輕古聖人而欲以此自附孟子之後者
何邪
何有於我哉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之
力何有於我哉其意同矣蓋言不容我力
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皆自然
而然也作焉以默而不識它不經見而以

為虛語、其解曰、猶曰靜言思之、言不待父
言而自識之也、人之不識文章、其弊一至
此乎、可笑之甚、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
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孔子勤學贊禮之言、
言學者尚能從事於禮、則於此四者、莫有所容
乎、又也、不然、事字、公卿字、皆不通、

學問之道、其始在默而識之、然後能學而
不厭也、學而不厭、而後能教而不倦也、此教

德者己之德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人各以其性之所近而成德焉、守而不失
之、是謂之據、周禮所謂敏德以為行本、是
也、依於仁、仁者道之在行者、乃人倫日用
之常、始於孝弟、推而達諸長人安民者、是
也、知仁、事三德及知及之、仁守之、之類皆
指行言、周禮孝德以知逆惡、此意也、依者
違之反、不相違離也、仁者人也、合言之道
也、人者我也、以先王之道、行之於我、而後

有仁之名乎故以仁而後不與道相離故
曰依藝者六藝也游云者譬如游旅有時
乎游可以娛我心目也人之於藝亦爾有
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朱注游藝則小
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六藝有禮樂豈得謂
之少物哉仁齋曰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
可闕者是亦不識者之言耳六藝者聖人
設此以養人之德性故不可以不學乎
仁之名古固有之故周禮六德既已以知

仁二者置其首知仁者知行之謂也人之
行本諸慈愛之性始自孝弟而達諸安民
先王之道可一以貫之故孔子特以此示
諸人者耳

惟我與爾有是夫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
無是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是字皆
虛字與之同而仁齋曰用之則有能行之
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似為指道德而言
之者也非矣

臨事而懼、不驕、之謂也。仁者曰不妄動、未
有所謂為而不任勇直遂
是好謀者、好與人謀也、仁者曰悉慮而要
其成、失字義矣。謀者心有所學為也。慮者
思之精詳也。如出謀發慮、子羽謀諸野、未
必皆為與人謀也。
富而可求、仁者引孟子求無益于得、甚矣
哉。從吾所好、引不如丘之好學也。泥矣。若
必據孔子所嘗言者、則又有古在。
子之所慎、命、仁、壽、何以言鬼神、非孔子所

貴也。戰者國之大事、疾者吾身之所以死
生存亡、而命乃冠是二者、聖人之心、其謂
之何。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史記有學之
二字為是、仁者引夢見周公而謂三月忘
肉味、亦容疑、以排大學食焉而不知其味
也。聖人之心、誠不可得而識之。然史記既
有學之二字、其義為長、何必泥於論語之
為精撰、而守其不可通之說哉。是亦其爭

大學者久而不能忘故耳
仁者曰、聖人之心、純乎理義、其與程朱所
謂渾然天理、何以別乎、我故謂仁者未免
理窟、
孔門言仁、此示學者用工之道也、以仁言
之、而後先王之道、皆己之道也、可求而得
之矣、故孔子以射言之、失於正鵠、及求諸
己、仁者不憂、足於己而樂也、至於一以貫
之、而後仁益明矣、

俗
貞者、不變乎己也、貞女貞婦、皆以不變言
之、利貞者、見性情、與成之者、性語意相應、
乾四德、元亨利、皆在天而不屬諸人、及乎
人、以其性成乎德、而後性有其常也、所謂
若有恒性也、猶之草木之實邪、
君子貞而不諂、貞者守己之有常也、諂者
見信於人也、如俗語亮察亮恕、皆主乎人
言之、如友諒者、謂其有信而見信於人者
也、非諒必為君子所不貴也、故君子貞而

不諱者謂其守己之有常而不必求見信於人也
子所雅言句詩書句執禮句皆雅言也句
二句意盡而又足之以下二句皆雅言也
猶謂亦皆雅言也雅訓常非也雅與常殊
雅者平素之義不容所字在上且古所謂
學者詩書禮樂而已故謂詩書禮為夫子
常言者後人之見也其在孔門不言而可知
矣故不可從乎雅者雅俗之雅聖人

論語者孔子之私也私者謂門以內也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也孟子之言張召於門外而俾其入也仁者一之不亦謬乎
仁者解執禮謂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可謂強為之解也已詩書典也守禮不渝者人也何不倫也且其所謂先王之典唯謂詩書耳禮豈非先王之典乎專於博文約禮亦曰

文者先王遺文也而禮不言先王仁齋何見禮之輕也

怪力亂神仁齋曰怪猶行怪之怪言非常可駭之行也此其意謂但以爲怪異其義未廣也故引中庸行怪然怪字本義怪異爲是

語者常談也凡人喜談怪力亂神者其心好奇者也聖人不尔故不喜談之耳然亦不語耳仍嘗絕口不言哉仁齋不知字義而曰

深絕諸言議可謂謬矣且曰以此觀之後世記禮之書稱孔子之言說鬼神妖異之事者皆附會之說也仁齋又因此而排易爲其有知鬼神之情狀之言故也又疑中庸鬼神章章甚哉故究仁齋之說則春秋無非亂矣抑非孔子作也學者固不可無所見也然必以古聖人之言而從己所見者豈不誣乎子曰從我所好仁齋引不如丘之好學也

而以所好為學，此固是矣。然夫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而求之者，也。仁齋不引此者，其心謂聖人之好古，唯稽之而已。所謂學者，聖人以己而學之，所貴者在廣己智見，而不全師古，故其所解皆有所斟酌，而不從文義也。其心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之教異於古聖人之教，此其病根所在耳。殊不知孔子所謂從吾所好者，指古道而言也。學者學古道也，故或曰：好古。

或曰：好學言雖異而實不異乎？仁齋有新斟酌於其間者，獨何心哉？吾無隱乎爾，乎爾語辭猶言如此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絕句與古注作與共之義，朱注與猶示也，二說不異。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禮而已矣。孔子所行也，仁齋以先王孔子為有不~~同~~而獨取論語，其解此章乃曰：論語二十篇其~~一~~言一行皆莫非吾師也，故曰：吾無

舊稿確確難分
按仁壽廟確下文不續恐脫葉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本文曰行而
仁壽曰一言一行蓋孔子之行獨在鄉黨
而鄉黨不外於先王之禮。先王之禮有不
慚於己心則補以言字而緝論語二十篇
何其與孔子無隱之意異也。蓋自孔子特
而學者以言語求於道而不知道非言治
所能盡學。示諸行事則道可思而得之也。
故曰戰而識之。又曰吾欲無言其與先王
詩書禮樂之教若合符契。至矣哉。仁壽確

此則以上恐脫文

謂夫子亦知其既禱是回護子路之言。明
言子路請禱其未禱也。審矣。其曰子路既
不請而禱者所以實其夫子不貴鬼神之
說也。
禱爾。語助也。如假爾泰筮有常。
堯禘大。泰伯文王禘至。或據易大哉乾元
至哉坤元以為君臣之分。非矣。若其言之
果是乎。則周禮至德。大學至善不可得而
通矣。

仁齋援詩以斷泰伯之此、在至季之時、而不在大王之時、其言甚辨矣、然天下安無事哉、通攷古今、君臣父子之際、亦有極難處者、豈觀於箕子佯狂為奴、易謂之箕子之明夷者可見也、箕子受封朝鮮、安於侏儻之俗、泰伯此之荆蠻、斷髮之身、是何心哉、但斷以仁齋之所斷、則亦已甚矣哉、是其心必有不自安者存也、且仁齋視禮甚輕、故不恤佯人道於牛馬者、其弊有由來矣、宋

遂謂聖人無意於夷夏之辨、而後荒唐至於說君子國者以解論語也、此諸其一以聖經為斷、而在傳史記不足為據者、亦何益也、蓋大自大王好貨好色、雖或出孟子比時之言、而孟子又稱為智者、此語句踐則其人未必及大伯文王之德、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不以貴臨親之說、窮於右穆、則所謂王應所起者、豈非翦商之謂邪、蓋為人子孫者、所以追享其父祖、亦常務酬其

愜

志耳、段使泰伯伯夷之子孫、得有天下、享之以追王之禮、則泰作伯夷、豈享其祭乎、此知周公所以追王太王者、亦酬太王之志也、以文武周公之德、而夷齊不食周粟、殷頑民尚且不心服者、有年、箕子不欲臣於周、豈不以大王之志、不慊於人心者哉、夫大王之志若是、而文王尚且率殷叛國、以服事紂、則足以見其君臣父子之際、毫無遺憾、而得愜於孔子至德之福已、不然、

泰伯逃之荊蠻、斷髮文身、則國人其謂王季何哉、且仁齊以為大王、歿後泰伯王季、並治其國、豈有是事哉、豈有是事哉、泰伯之德、以讓、文王之德、以恭、蓋克讓允恭、為贊堯之辭、以堯之聖、而史臣所以贊其德、不出此二者、是其為至德、可以知焉耳、
闕大散宜生、以美女奇玩、贖文王于商、此必紂幸臣教焉、紂幸臣教焉、而闕大散宜

此章以聘會言之

家語以為曾子之行

此章以聘會言之

家語以為曾子之行

生豈不欣然獻之以贖文王哉故古來所傳未必皆妄也

動容良斯遠暴慢章暴慢者人暴慢之也

信者人信之也鄙倍者人鄙之背之也古

法為是如朱注信字非古義且容良之失

何止暴慢言語之失何止鄙倍

以能問於不能章馬融曰白反謂顏淵仁

齊曰吾友指當時孔門諸賢也蓋孔門以

此五者為學問之條目故曰從事於斯此

其意謂以此為顏子事則人絕企及之業

其意甚善然此豈學問之條目哉此五句

豈必五事哉

仁翁曰礼家專主礼樂之功而不知礼樂

之本出於仁義殊不知礼樂即仁義外礼

樂而豈有所謂仁義者乎聖人之道一以

貫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仁齋曰治民之

道當為之建學設教使其自由吾陰治之

此以下亦恐有脫簡所以下文不屬

中若欲使彼知恩之出于己則不可矣殊不知建學設教民孰不知恩哉彼欲建學設教而不使民知其恩則如之何可也可謂不通之論矣且本文無恩字字是無它為其不識字義故也彼不知字義而以和訓解字故謂不可使知之者有似愚黔首之意正矣

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

別提

言

魏二平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不與字義朱注為允但所以不與焉者以堯故也孔子贊堯而言其成功文章堯之文章至于舜而明矣堯之功至于禹而成矣故書頌堯而曰文思舜而曰文明禹而曰文命敷于四海舜而曰協于帝禹而曰序于帝皆謂堯也堯之大其以思乎堯之恩包羅舜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稱其大者獨堯而已矣不然者成功文章何有

於堯哉、蓋自開闢以來、至於堯而後道立
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聖也、其所為
不過於利用厚生之間矣、及堯之時、利用
厚生之道大備、而正德未廣也、堯之思、其
在茲乎、夫聖人之教、禮樂而已矣、禮樂詳
於彝典、繹其文、其昉茲乎、聖人之思、至於
禮樂而極焉、堯之有天下、當于是時、故不
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其思焉、舜繼堯
之思而其功未成、故又不與之子而傳之

賢、以使成堯之思焉、堯舜所以官天下者、
以道為己任也、故道至於堯舜而後斬新
開闢焉、此仲尼刪書所以斷自唐虞、而二
典三謨所以從命之夏書也、故讀此章者、
必參諸書及孔子贊堯章而後、其義始明
焉、世多以書樸學、而鮮能讀之、宜乎此章
之旨不明也、

仁文辭解而不與焉、曰、雖見與猶不與也、以
為賜與之與、可謂強耳、

三分天下有其二、仁者以為通武王未伐
商之前而言得之、
禹吾無間然矣、黻冕古注以為祭服、仁者
以為朝服、然尚有致孝于鬼神、其所謂聖
人貴鬼神者、不敢以聰明先於天下、且從
民所好、豈其近乎、
孔子屢言堯舜禹文武周公而不及湯、蓋
以其先人故、
子罕言仁、則孔門以仁為宗旨者非矣、

子罕言命、為其不務人事也、
仁齊曰堯舜授禪、從衆心也、此孟子之場
也、順天應民、古以稱湯武、
程子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此言
無大謬、仁者譏以為異端、豈非刻薄邪、
今也純儉、吾從衆、蓋禮雖古聖人所定、然
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古聖
人一時從俗之制、故今又從俗而改之、其
有義者、則不得不謹守之也、此孔子善知

先王之禮之意耳，而仁齋以為聖人處事之權衡，非矣。禮豈事之倫哉。

毋意古注以道為度，故有任意，即朱注我也。朱注意私意也。此加一私字，仁齋曰：心有所計較也。聖人亦人耳，何得不計較乎。意訓疑，謂迎詐僥不信之類也。

毋我，舍己從人，莫以尚志。

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朱注謙辭，非矣。仁齋曰：先王之遺文，道之所

寓也。殊不知承文王既沒之文，謂之遺文，可乎。朱注道之顯者，謂之文，猶之可矣。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道之顯者，豈得謂之謙乎。

吾未試，故藝。朱注閒暇故。

程子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愚以為非也。苟如其說，則聖賢之待人，皆以偽而不以誠也。豈謂之無意乎。

豈謂之直道乎。按程子之言，固有病也。然
仁者謂不以誠，豈直道乎？為未盡也。辟如
大人之於小兒也，揚葉止啼，固亦有之。豈
謂之偽哉？蓋聖人之待人，而已矣。仁者以誠，
直道言之。即其兩端而竭焉者，如今藝師
教小兒也。殊非古義。直道失其解，毋忘亦失其
解。待人以誠，後世之言也。古時所無。
吾有知，知也。言吾有自以為知之
意哉。無自以知之意也。古注：知者，知意之
知也。知者言未必盡，我今誠盡，可謂善解
古文辭。知去聲。

見之雖少，必作少去聲。朱注：或曰少當作
坐果若其說，則見之一字成衍文，可謂不
知古文辭。
子欲居九夷，仁者則援君子國。吾讀至此而
深賤其為人。
仁者曰：夫子未開教之前，猶水之在於地
中，其一開教之後，附託有人，傳之相續，豈
意仁者亦學夫禪者之相傳之言乎。
仁齊曰：聖人之一身，動容周旋，自中於禮。

故門人審視孰祭則倣矜式傳以為禮蓋自孔子發之非盡幸古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深考耳此仁壽深泥乎論語之為精誤也夫所謂自中於禮者果何礼乎其意豈謂古聖人之礼之外别有天然之礼邪則亦宋儒之流也故不知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者不知道者也所謂動容周旋中礼者亦中於先王之礼也不然何以謂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乎

子語魯大師樂其意全在縱之二字是所謂和也初奏尚爾有矜持意故翕如而未和也及縱之則似有不拘常法者然後纯如皦如繹如以可至其成也予嘗學樂故識之耳樂有六德中和祇庸孝友但及至縱之而後字至矣樂耳可知也明乎樂之巧不在繁聲而唯在字也禹吾無間然矣古注朱注皆以致美乎散

冕而謂之祭服也。仁齋以為朝服也。蓋古注但言薄於自奉意耳。故曰祭服。仁齋乃取於楊氏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也。且欲其備。故曰朝服。然尊嚴朝廷之禮。凡為人君者所必為也。非所以詔禹盛德矣。然致孝字鬼神一句。宗廟之意已備焉。故致美字黻冕一句。乃聖人之重禮也。禮樂之教。昉乎堯舜。乃禹之所以崇奉不敢輕也。古天子出征。告宗廟。告學。受命於宗廟。受

成於學。此人君治天下大綱領也。大綱領皆舉矣。故孔子無間然者。言其備也。仁齋曰。道外無俗。外無道。此在先王之世為然。世降俗變而後俗之所尚。非先王之道。故程子曰。從俗可也。仁齋之言。以排釈老則可矣。然亦釋老之歸也。子貢曰。未幾之將聖。是聖之不可以學至也。七十子皆學孔子。是聖之可學也。聖之可學者。道也。不可至者。德也。後人一之可

此時初下文不屬恐亦脫簡

謂謬矣
博文約禮、孔門之教也、而程朱理學、不知
禮也、仁者遺六經、不知古文辭也、故皆非
孔門之舊、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吾不如丘之
好學也、
二如字相照、專於虔反、諸人皆謂
好學、唯夫子自稱、及緝顏淵、豈其然乎、夫
學者、人之性為然矣、凡人自幼至長、莫不
學焉、是人之性為然矣、故子曰、學而時習

此上恐有脫張

翁以為諛、聞之義、而謂人不能奉其父母
昆弟之言、以澆聞於閔子之前也、其義似
通、而是但言其心耳、且然則當云不能聞、
故亦仁齋之好奇也、
非助我者、助訓發起、固是矣、大氏有所異、
皆有所助、不問其才不才、辟如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故曰善人者、善人之資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曰說非不通矣、殊無
精私愚按、非者非議也、言它二三子不與

知此事者必以非議孔子也夫字當屬上
讀蓋孔子自悔其不痛禁厚葬也或疑聖
人言行含字道莫有後悔殊不知悔之者
哀之深也人情之常也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事鬼者事人之餘也
故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死者生之反也故
未知生焉知死生與死反人多以生者所
見之可謂非其類也孔子之答似不答
也實所以深答之也

之也此皆狂者之事其作用與尋常迥異
焉
曾點狂者也諸家所解皆不得其人矣
一者不貳之名也謂無雜也此解出于中
庸古時言語不可易矣一以貫之者仁也
宋儒所謂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者豈可謂
之全無所見乎
道者先王之道也仁者所以行之於我也
志於道亦志於行先王之道也

或曰、若子之言、孔子使言志、而曾點不言、
是宜若不受夫子之教然、曰、曾點不言志、
程朱不能識其志、是其見之不能至_乎、抑
能至_乎、而以為不然者邪、亦後世尊師道之
弊也、觀於子路有是哉、子之迂也、及有民
人_乎、有社稷_乎、則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
人父子邪、不啻此也、觀於堯舜禹臯陶吁
^嗟命_命、弗俞于一堂上者、則師弟子之際、可知
也已、古之道也、

護園五筆

仁齋曰、孔門諸子、於仁之義、知之孰矣、然
於為仁之方、則或未也、故弟子之所問、夫
子之所答、皆其為仁之方、而一無論仁之
義者、愚按先儒固有是說_乎、然其說亦有
不可通者矣、如雍也仁而不佞、令甲子文
陳文子何_仁乎、則仁之名義亦未必知之孰

也、仁齋又曰、及孟子時、道衰學廢、天下非
惟^不得其方、亦且併^不與其名義而不知之、故
孟子為之諄^三然指示之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有
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故欲求為仁之方
者、當本之論語、而欲明其義者、參之孟子
可矣、此仁齋一生學力、盡乎此耳、然朱子
固已解仁義字義於孟子、而在論語、則但

謂之本心之全德也、故古今人之所見、亦
不甚相遠矣、殊不知論語者、門內之教、而
孟子乃與門外之人爭也、仁義且置諸如
禮者、孔子皆以先王之禮言之、未有以為
德之名者也、至於孟子、則以義禮智而並
諸仁、孔子之時、未有是言也、故荀子曰、子
思孟子作為五常、是也、蓋以孔子之道而
抗言以與百家爭者、自子思始、故具^夫它
家所無、而吾聖人之道所獨有者、以示諸

門外之人也。故孟子所言仁者，此諸孔子則既已分裂為四五矣。豈可以為據邪？凡所謂道者皆指先王之道而言之。故兼禮樂刑政之屬以言之也。學道行道道行於天下邦有道皆是也。志於道謂士志於先王之道而欲有之於身以行於天下也。大學之道生財有大道有絜矩之道皆謂先王之道散在一事者也。人之道謂先王之道在人者也。天下之達道者謂先王

之道通天下貴賤取貝思皆得行之者也。亦皆兼事行而言之。朱子解以事物當然之理而不屬諸先王非也。其意蓋本諸子思率性之說。然子思之意亦謂先王宰於人性之自然以立之耳。方是時老莊之徒有倡以自然之道而斥先王之道為人偽者。故言先王亦循人性之自然而救之也。不然則洪荒之世豈有所謂夫婦君臣朋友之道哉。

凡所謂德者，多以人性之所成而言。人之性萬殊，故德亦有大小種。不同周禮乃總其成材之槩，而有六德之目，蓋非人而有此六德也。人性各以其所近者而成德，則大氏不出是六者云爾。據於德謂不失於己，所既成者以勉之也。虞夏九德皆然，以至於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之類，皆莫不謂人。成德之不同，而未嘗就一人之身分析言之也。獨三達德之目，乃言

目舊作言

唯此三者，而通賢愚貴賤皆有之耳。唯此而言達，可見其它所謂德者，人心各殊也。道之以德，以德為政，德者本也。之類，或似與道混矣。此謂之有其德者焉。對刑對財而言者不與通字同。其義自別矣也。保氏至德，指先王之德也。敏德，謂以其性所敏而成德者也。孝德，以達德言也。樂六德者，樂為一藝，而有此六德，猶如人之有德也。至於孟子有仁義禮智四者，宋儒以為性，仁齋以為德，然仁義智之為德也。

原稿同似回

古人未嘗就一人之身分析言其德也。况
禮者先王之禮也。何得謂之德乎。先王制
禮其理本諸人性。故孟子云爾。故漢儒以
來皆以為性而未嘗以為德。程朱之說為
得孟子之心也。然其於孔子時名義則孟
子程朱均失之矣
仁者曰欲明仁義者求諸孟子其言甚辯
矣。然其言有不通者在焉。仁義姑置諸如
禮者。孟子或以為恭敬之心。或以為辭讓
之心。是不知以何者為是也。予故知孟子

不忍之不忍行

但言其性善而已矣。若必欲以此而求仁義
禮智之義。則禮亦當推言之。如其仁義之
說矣。仁則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
不忍。義則曰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
不為。智則亦當曰人皆有所知。達之於其所
不知。禮則亦當曰人皆有所敬。達之於其
所不敬。猶之可也人皆有所辭讓。達之於其所不辭
讓。吾不知此可以盡禮乎否也。且達其敬
於所不敬。達辭讓於所不辭讓。以此而為

礼此學者自取諸其心以為礼也、學者自
取諸其心以為礼也、其中^能於礼者幾希矣、
故知孟子之言唯以此而語四者之本於
人性而已、未嘗教學者以此而求^夫四者也、
故予曰、孟子之言、號召其門外而與百家
爭者言也、嗚呼、豈翅礼而已哉、若欲以此
而求夫仁義與智、則安得盡於孔子所言
者哉、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見孟子、仁者人

也、見中庸、蓋人以慈愛為其性、以相生相
長相輔相養為其道、以有所運用當為為
其事、長所謂仁也、先王之德、拔其萃也、則
立所謂道者、以安天下、使天下之民得各
遂其^相相生相長相輔相養之道、詩書礼
樂是其教也、故先王之德備矣、而命之曰
仁、先王之道之教盡矣、合而命之曰仁、然
當先王之時、未嘗有是名也、先王行其道
於天下、以安^田民、後世子孫奉其教以

行之是安用是名為也。道衰教廢而後孔子出，學修其教以傳諸人。於是乎先王既歿，民不蒙其澤，學者以詩書禮樂修其身，而欲得其道於己，則何以得見先王於數百歲之後乎？故孔子以教之，所以明先王之道也。然亦非孔子創之，先王之立教，既嘗有是意，學大司徒之三物，六德，仁居其一，而六行皆仁之通也。保氏之三德，至德、敏德、盡矣。又必三之以孝德，併諸三行，亦皆

仁之道也。故禮樂刑政，仁之物也。孝弟忠信，禮義勇智，均之，仁之亦體也。苟非孔子發之，則安知先王之道不外於人哉？然孔子非必講明其義以教之，且就六德揭其仁以示之，使學者默而識之，思而得之，是亦孔子家法也。夫六德之仁，何殊哉？孔子所揭示，亦是耳。學者苟就此思而得之，則先王之道之德，思過半焉。此孔子之意也。如知仁之仁，守之，謂行也。行必行先王之道。

也、聖與仁、吾豈敢、仁者安仁、友其士之仁者、皆謂得先王之道於身、而所指有淺深大小也、以至於人於事、凡有以合於先王之道者、皆謂之仁、三月不違仁、欲仁斯仁至、皆指先王之道、而言一以貫之者而言、蓋夫子所以命先王之道、謂之仁者、其心合而言之也、此仁、在孔子時、本無定訓、而孔子以意揭而示之、使學者默而識之耳、然仁齋引孟子號召門外之言、以言之、而

謂仁之字義盡之者、豈其然乎、孟子以是非之心、智也、是豈足以盡乎智哉、孔子曰、知者利仁、樊遲問、知、子曰、率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貢釋之曰、舜有天下、選於衆、率臯陶、不仁者遠矣、是豈是、非、之謂乎、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故知者、仁之知也、知乎仁、謂之知、孔子曰、知者樂、夫是冰者、爭之端也、焉得樂、直錯諸枉、孔安國古注、不傳、包咸以為

廢置之義朱子又因以諸訓象殊不知子
夏止言舉皋陶而不言所廢則置直於枉
之上此其意也此又因孟子析仁義禮智
為四而以是非之心言智其弊有若是者
嗚呼諸枉者安可廢置哉孔子明言能
使枉者直知者之德大矣哉
孔門之教致知在格物物者先王之禮之
物也躬從事於禮能使其物來格後到于此而苟知生不從事于斯而徒
欲擴其是非之心以成其知可謂不學無

術矣其究必至肆其私智以亂先王之典
要孟子親承子思之教豈其然乎予故曰
此孟子與朋外爭性善者言也
司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仁者以為
實無兄弟而謂曰註牛為豨弟者誤矣此
不識字義之誤也憂者憂其未然之謂也
司馬牛憂豨之將死故曰我獨亡語挾不
可疑憂字又一義在喪曰憂司馬牛丁其
憂亦未可知

浸潤之讚、膚受之想、不行矣、何以謂之明也、大學釋明德於天下而曰、民之所好、民之所惡、之、夫明德者君德也、民所具瞻、故謂之明德、然必有聰明睿知之德、而後民可具瞻、雖然、聰明睿知、生知之德、何修而可以當於聰明睿知之德也、聰明睿知、天德也、惟天昭之之多也、何修而可以當於天德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故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之、而後可以當

故孔子所美在不遠也、大氏後儒義利之辨太過矣、暮月而已可也、先王之政有月令矣、可見未周暮則尚有措置施設未周者也、古者居官必三年一考、可見三年而必成也、言不可以若是其歲也、可見後人喜簡喜要喜徑直、皆非聖人之意也、孔子答為仁為政之問、人而殊焉、後人或性善或性惡、或格物或致良知、皆執一說以欲盡乎聖人之道、難矣哉、禪讓者竟之心也、孟子謂民心非也、民心

總堯、^堯豈謂聖人哉、故堯舜之後、無禪讓也、湯武之後、有放伐也、漢高明祖、為近湯武矣、

韶、^堯謂聖人承堯也、武、^堯謂聖人承紂也、聖承聖、故盡善、聖承虐、故未盡善、若必以揖遜為盡善、則傳子者非至善邪、

讓之為美德、在讓之者矣、孔子美泰伯、夷齊、可以見已、書以克讓美堯、可以見已、放伐為應天順民、在放伐之者矣、孟子論禪

姑且下此美亦不與也、本意、故堯舜、亦不禪、

讓而歸重受禪之人、謂之順民心、豈不謬乎、若堯舜之禪讓而歸重受禪之人、則以桀紂視堯舜已、
仁、^堯謂天理、人情之至者、而曰、人情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五常百行、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則有所謂天理者哉、此皆執抑之見耳、天理、^堯謂宋儒家言、然欲富欲貴、欲安佚、欲声色、皆人情之所同然、要之道自道、人情自人情、不可得而混、至道固不

悖人情、人情豈必皆合道乎、理學家率推
一以盡萬、其言如可聽也、其實皆一偏之
說也、予嘗以仁齊為理學之流、為是故、
孔子惡執一而廢萬、故曰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直在其中矣、可見非命之為直也、如
樂在中、本非可樂之事也、餒在其中、本非
致餒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
父子主孝、不主直、君子求道、不求祿、安命
不求樂、然不可謂直者非君子所尚也、不

稿本、貧字有黑點、畫、益抹去、
按惟有欲字而無貧字、則於文不
通、且有貧字、恐星澤過、字面耳、
非抹也、且貧字、難分、亦似作貧、今
以音、按字形、校之作貧、為是、

效

可謂君子欲貧也、不可謂君子求憂也、故
孔子云、爾、仁而乃以隱為直、可謂執一以
廢萬也、

近者說、則遠者來、此功效已、孔子不言所
以為之、而葉公亦不能問也、惜哉、說者其
心深受之、而大然之也、此非幸措得宜、則
安能如此乎、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
之、是幸措得宜之本也、或曰、與民同好惡、
仁也、幸措得宜、義也、何子之言、渚也、是不

然也、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之、其下文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先
王之教、仁義一也、自孟子以仁義對說、而
後人皆以為判然二物、豈不謬哉、
仁義、禮智信、不見於孔子之言、孔子罕言
性、些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雖然**其出於
孔子之言、亦不可知矣、何者、仁義禮智信、
盡道之綱、然未見於孔子之言、則吾不敢以為聖人之教也、况
五行者、漢儒之說也、漢儒或以智為火、以

可見漢儒以意言

禮為水、亦無一常之說、**今觀**係辭、元亨
之耳、利貞以仁義禮智、信言、**獨貞為智**、後人之牽強
也、貞固幹事、信也、不言智者、**智象天也**、故
天無智可言也、元亨利貞、天道之行也、以
行言之、故不言智、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
未詳此出何書、然興謂興盛也、非制作之
謂也、制作不必待世、仁之期矣、
見小利、欲速、此**其前**小人之**分**也、

經末

仲弓問仁樊遲問仁皆答以敬恕脩己以脩

安人仁之道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人言言夷狄亦不能棄也言此

之道也夷狄亦人也故雖之夷狄亦不得

棄此道矣以見人之道必不可不如此也

古注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

而不行大得字義

子貢之問每下子貢方人蓋知者也知者

知人其意謂今之從政者不必皆棄材夫

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右

程子之說也其言正矣然孔子豈必無是

言哉

胡氏曰弑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

仲尼此言先業後聞可也此指程子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而言後聞皆屬哀公

仁齋曰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

不明于天下請正其罪非徒疾陳悼之惡

而已也仁齋之說孔子可謂駟不及舌矣

置當世而言萬世，聖人不若是其迂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
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古人解論
語，極佳。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兩伯陽嘗語予，
一日見仁齋之徒，曰：仁齋讀書甚精，非常
人所及也。以曾子此言而斷十翼，非孔子
之言，曾子豈勦其師言以為己之言乎？伯
陽乃奉孟子所載，曾子生事之以禮，其人

赧然。

君子思不出其位，然孔子思周公而至於
夜夢之，故不可執一以廢百。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朱注得文法，邢昺疏，
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
不副，君子所耻也。朱子解以後世文觀之，
然耻字過字，古文辭自如。仁齋從之，然
文法乖，朱注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
餘之辭，分作兩截，亦失而字，蓋謂君子之

過其行者以耻其所已言故也語意為若

是
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道者有三也仁齋

曰君子由此而行之也為是夫子自道也

仁齋曰猶曰夫子既聖也亦是朱子曰自道猶

云謙辭非也九德皆性之德人二而然唯知仁勇三

子貢方人朱注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

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

所以自治者疎矣仁齋曰夫臧否人物聖

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
戒而非以比人為學也又曰子貢方人自
是有才識者之常態愚按朱子窮理及心
馳於外皆其家言而仁齋謂聖人之論人
將以為己之鑒戒可謂謬矣方人者知者
之事豈知有才識者之常德哉聖人亦豈
知以為鑒戒哉亦將以用之也世儒多昧
乎聖人之道即王者之道故其說皆無作
用也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賢者賢之也、先覺者
是賢、猶云貴先覺者、古文辭用是字法如
此、不逆詐、不億不信、蓋古有此語、孔子誦
之、而謂未足以為貴也、

孔子請討陳恆、聖人之道固然、而聖人之
作用、不可得而測矣、蓋方是時、魯國臣民
尊信孔子、不啻君父、而陳恆之事、有志者
所切齒、祇患無倡義者耳、若使哀公聽孔
子之請、則魯國之霸、固不可量、而聖人之興、

亦未必不在斯舉焉、此三家者之所恐也、
仁齋乃曰、非惟其一身之惡、實風俗人心
之所係、又曰、夫子自任万世之道、故恐斯
義云、不明于天下、此可以論文文山方孝
孺之徒耳、非所以論孔子矣、且此事、豈容
以風俗言之邪、
仁齋論樊遲、小人哉、而曰、當心細務、而不
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非
聖門之所謂學也、噫、仁齋之視道、何太輕

也、道者所以平治天下也、所以陶冶天下也、彼其以講書說五倫而謂聖人之道止此耳、故其言如此耳、
仁齋曰、後世儒者喜說公字、其弊至於賊道、何者是、非而不別親疎貴賤、謂之公、今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非直也、不可謂之公也、此仁齋之所以為公、而非先儒所謂公矣、父子相隱、豈非天下之公道乎、且仁齋喜說直字、孔子曰、直在其中矣、可見直

亦有弊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仁齋曰、此夫子自道以嘆默契者之難、甚善、

仁齋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所同然、以此自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予嘗謂仁齋以言語為教、豈帝以為教而已哉、直以言語視孔子也、何其陋哉、

聖人下所敬古字或差或自或為或當或抹跡不可考也然却亦再熟視之極作多不可疑矣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甚得語意蓋孔子戒詐不信古語也孔子引此以戒先覺以為智者孔門若宰我子貢穎利有流于詐黠之漸聖人誠意待物觀於堯之於縣必試而後正其肆諸市朝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作者七人矣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七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着矣字者堯舜之前雖伏羲神農黃帝之聖而孔子不以

不以下文不屬恐以下亦脫節

仁齋曰古人以德行為學問外德行別無所謂學問者此固然然亦有四科無為而治古注以來以得人言仁齋乃引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然則聖人皆尔不帝舜矣仁齋嘗謂凡敬皆謂敬事則行篤敬亦何必敬事哉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大色丁寧覆意接人為忠在行為篤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失人，仁也；不失言，知也。聖人言知，必有仁，富哉！

子貢問為仁，仁齋曰：為猶助也，猶為衛君之為，顏淵問為邦，仁齋曰為者創為之謂，創造紀綱法度也，一為字而作種，解，謂非杜撰而可乎，如為衛君之為，去聲，猶為己之為，義訓，猶助也，非為有助義，仁而可為乎，可謂謬也，仁齋又引曾子以友輔仁，助輔何混和訓，讀書一至于此乎。

子貢才智，有自用之失，故孔子於其問為仁而答以資於友者。

魯衛皆多君子，可見其政兄弟也。

子貢方人，未免輕視他人。

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其問為邦而孔顏之時，正革命之時，故孔子以制作禮樂答之，先儒以為萬代不易之制，豈知此正以孔顏之時言之，若果有所謂萬代不易之制者，禹湯文武周公未

以下恐脫簡 下文聖人以下別提

得為聖人矣、世儒之不知禮樂、一至於斯極邪、

冕

時輅冕禮也、韶樂也、聖人之治天下、禮樂

盡焉、鄭聲害乎樂、佞人害乎禮、佞人有口

才者、朱注卑諂辯給之人、可謂謬矣、聖人

之立禮也、使天下之人執之而已矣、變亂

法制者、必口才之人也、故遠之、後儒之不

知先王禮樂之意者、皆佞人也、晦庵仁齋

能免之乎、皆以所見而變亂先王之教法、

文不連續于上此當別則

屬 屬

聖人稱好仁好德好禮好義好學而不言
好智好信蓋好智者自私自用故不貴好
智而貴好學先王之智不可及也好信者
經心然小人哉好德者愛有德之人也故
與好色對言知德者鮮矣知有德之人也朱注曰非已
有之不能其意味之實也可謂不知文義
耳尚德哉亦同大臣德者性之德也故屬屬
於人成德者養性之德以成就之也獨對

屬屬

刑者不然、如為政以德、齊之以德、是也、皆
總稱孝弟恭讓之類耳
諫身有是德、與無德者不同也、德行者身
有是德而有是行、非勉強之行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代盛時風俗若此、吾人而言、仁者
乃曰美刺褒貶、無所諱避、又曰於當世之
人不輕絕之也、蓋其意不死於毀譽字義、
而橫生一義耳、孔子以衰世與盛時同視、
自有此意、然主意在直道、

季
稿原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志行義以達其道、皆古語也、故曰吾聞其
語矣、語者話言也、話言者教海之言也、古
有樂語、字義如此、止以為言字意、後世
之見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仁者曰孔、門若顏曾閔冉之徒、
可以當之、而夫子曰、
未見其人者、蓋夫子泛論當世
人林、而至於其門人、則每不
論及之也、又曰孟子明

言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今言亦幾乎此、此引朱子語則是右伊呂而左顏子也、仁齋此言甚辨矣、孟子獨謂顏子耳、仁齋又卒曾冉閔、是或然也、然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孔子家法也、仁齋何所試也、故理學之失、仁齋與朱子同科、論謂論定之也、如論材論罪皆然、非如後人泛然議論者比也、如三公論道、謂論定國是也、是非六卿有專職者所能、

厚能繫而不食、見繫而不見食也、新注為

是

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六言六蔽、三樂三友之類、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皆實學也、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說通之、不務實行故也、

六言六蔽、仁齋曰必待學問、而後故偏補弊、能成其德、此皆後世議論、所謂理學者流也、殊不知孔子所謂學者、學先王之道

也、詩書禮樂是也、學則納身於先王途轍之中矣、人苟能細身於先王途轍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成其材、足以有用也、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推鑿刀鋸、各有其用、子思中庸之書、為異學設焉、後人不知、乃就先王途轍之中而又求所謂中庸者、此差謬之所由興歟、
仁齋曰、學問之功至矣、苟學以講之、則事有所法、備有所救、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

所迷、若徒任其獨智、則雖鉤深探賾、發天下之秘、皆不得其正、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若佛老之徒、非不窮高遠、然而其所以離世墮倫、獲罪於聖人者、皆由絕聖棄智、祛其見聞也、故孔門必以學為入德之要也、此其闢佛老則是矣、以此論學、則未是矣、又其解學而章注、學傲也、覺也、考諸古訓、驗之見聞、有所傲法而覺悟也、可見其所謂學者、皆謂讀書與資傲

諸見聞而曰考曰驗亦不過以其在我者
考驗諸彼而僅為救偏補弊之助耳殊不
知孔子所謂學者謂學先王之道也學先
王之道者謂先王詩書禮樂之教也此乃
歷數千載數十聖人積智極巧之所設而
非^雖一^極聖人一^世生^之力亦不能及矣故雖孔
子亦學焉而學焉者必以身措於詩書禮
樂之中而陶冶造鑄焉乎爾仁齋徒謂考
諸驗諸適足以見其未免為獨智之歸也

故仁齋之謬亦五十步而笑百步者也

諸君聞而曰子曰此亦不愚以其在我亦
考驗諸彼而僅為政備補弊之助耳殊不知
知孔子所謂學者認字先王之道也字先
王之道者認先王詩書禮樂之教也此道
歷數千載數十聖人積習極好之所說而
明一聖人一世之力亦不能及矣故雖孔
子亦字墨而字墨者必以爲權於詩書禮
樂之中而陶冶造鍊其平兩任其徒習者
其所以爲之者必以爲權於詩書禮樂之中

